

美国《读者文摘》菁华译丛

Reader's Digest

- 60年前的情书
- 新婚须知
- 幸福夫妻的秘密
- 夫妻性格差异趣谈
- 使你们婚姻更美满的30天计划
- 困惑的为什么
- 产生婚外恋的内在因素
- 再婚须知
- 男人希望妻子知道的5个性秘密
- 十万妇女的回答

婚姻与性

本书通过异国他乡的真人真事向人们揭示了幸福夫妻的秘密和婚姻悲剧的原因。作者运用生动的事例告诉人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从浪漫岁月到垂垂暮年，为夫为妻的人们应当为婚姻的幸福做些什么？并令人信服地解答了许多使人困惑的性现象，告诫人们正确的性态度在幸福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余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读者文摘》菁华译丛

婚 姻 与 性

从 余 主编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美国《读者文摘》菁华译丛

婚姻与性

从余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4插页 183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224-00754-4/I·165

定 价：3.15元

目 录

难忘初恋	(1)
六十年前的情书	(8)
永恒的爱情	(13)
一则爱尔兰爱情故事	(17)
究竟什么是爱情	(22)
男人真的会坠入爱河吗?	(26)
男人与女人	(31)
盲爱之女	(37)
新婚须知	(43)
婚姻的“绿拇指”	(48)
你的婚姻可以更美好	(53)
长久夫妻八秘	(58)
幸福夫妻的秘密	(63)
爱回来了	(67)
夫妻性格差异趣谈	(69)
如何加深爱情	(74)
婚姻中最美好的时刻	(79)
保持婚姻长期稳定的秘诀	(83)
使你们婚姻更美满的三十天计划	(88)
同“变化”交朋友	(94)
金婚	(98)
丈夫失踪了	(102)

婚姻不是50:50.....	(107)
丈夫为何不愿呆在家里.....	(110)
性欲丧失了吗?.....	(115)
困惑的为什么.....	(120)
挽救你的婚姻.....	(126)
当你的婚姻出了问题时.....	(130)
破坏婚姻的六种观点.....	(134)
如何渡过婚姻危机.....	(138)
夫妻争吵的原因.....	(142)
关于婚姻五个错误.....	(148)
丈夫去世以后.....	(152)
丈夫有了外遇之后.....	(156)
产生婚外恋的内在因素.....	(160)
婚外恋六则.....	(165)
话说母亲.....	(171)
离婚以后.....	(208)
再婚须知.....	(217)
有更优越的性别吗?.....	(221)
男人希望妻子知道的五个性秘密.....	(228)
男人为什么会伤害他们所爱的女人.....	(232)
十万妇女的回答.....	(238)
少年与性问题.....	(242)
少女怀孕的惨重代价.....	(248)
未婚同居.....	(255)
输精管切除术.....	(260)
性观念杂谈.....	(266)

难忘初恋

詹姆斯·斯图尔特—戈登

深夜看电视里播放的老电影，有时会把你带到遥远的过去。近来的一部片子又把我带回到那个夏天，在那个夏天里，我发现年轻、恋爱真是傻得可以，但年轻、恋爱以及对此羞于启口却可以带来长期的后悔，有时会后悔终身。

那年我还不满16岁，对女孩子还一窍不通。我天天踢足球、玩棒球，每星期五在学校的拳击俱乐部练拳。学校没有活动的周末，我就去电影院，花上一毛五分钱就可看两个片子，这些片子使我的头脑装满了美丽的梦想。那时的爱情片极其雷同，几乎千篇一律，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是自己未来生活的镜子——一个可爱的姑娘遇到了一位自信的男子，他用滔滔雄辩而不是鲜花与她恋爱。

一个下着雨的周末，影院里正在上映道格拉斯·费尔班克的《联合车站》，我走进了影院隔壁的零售店。糖果柜台后面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她碧眼金发，岁数和我差不多，一笑就露出一个深深的酒窝。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我想给她一个费尔班克式的微笑和戏谑，但我所做的却只是指着一个盘子，用颤抖破碎的声音说：“给我……来5分钱的。”

她用一把小铜铲铲了一块巧克力，过了秤，放入一个纸包。当我把钢镚递给她时，几乎碰着她的手。直到回到家里，我才发现我甚至连纸包都还没有打开。

接下去的一周我完全生活在有一个带酒涡的金发碧眼美妞的梦中世界里，在这个梦中世界里，我用电影里的台词说着聪明的话，她则微笑着。

下个星期六我可作了难。我们体育队预定有一场比赛，但我早已在筹划再去看看新近发现的那位可爱女神。几经矛盾，我终于在乘上汽车时说：“教练，我母亲摔了一大跤，我得立即回家。我不能参加比赛了。”他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我就跳下车跑走了。

电影要一小时后才开演。我在零售店门口走了好几趟，看见了那个女孩，走进去站着——极其想对她讲点什么，但我脑中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想不出来。同时，我为对教练撒谎而感到不安。

然后我想起了一句斯宾塞·贝内特演的电影里的一句道白：“喂，你是新来的。”这句话看起来十全十美，但就是说不出口。附近有一个公园，我坐在凳上反复演习着，试图用特雷西式的随便口吻把它说出来。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零售店，尽量使自己看上去从容自如。我向糖果柜走去，寻找我的金发美女。但柜台后面站着的却是一个黑发的、戴着长耳环的女孩。在我看清楚这点之前，那句反复演习的话已冲口而出：“喂，”我说，“你是新来的。”

这话一出口，我就失去了全部沉着和勇气，转身逃入了电影院，开头5分钟我呆呆地坐着，简直不知道在演些什

么。

离开电影院时，天已很黑。我的精神恢复了一些，决定再去零售店碰碰运气。带酒涡的金发碧眼美女站在柜台后面。我尽量平静地向她走去，试图象盖布尔的无畏赌徒那样笑一笑。以前我从未在糖果上花过多于5分的钱，但我想这时得摆点阔，我把衣袋里所有的钱都摆到了柜台上，我说：

“给我来一毛钱的。”

她笑了，装好纸包递给我。我用一个自认为是漫不经心的姿态接了过来，开始象盖布尔似地说：“高兴见到你。”但就在这时，一个带着两个非常胖的孩子的非常胖的女人把我挤到了一边。

接下去的几周里，我的头脑里满是罗曼蒂克的想法，我几乎天天去零售店，装作观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际上却看着我的小美人。我设想着怎样才能在商店外面碰上她，那样我就可以和她说上话。我以前从未恋爱过。在电影中，男孩和女孩相逢的开端总是很简单，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儿却要复杂得多。

一个周末，我整星期都在等待的女孩从商店后面走了出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就说，“你好。”

时间静止不动了。当我最终能够答话时，我口吃地说：“我……我要……去看电影，我想要……一些糖果。”

她笑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非常蓝。“巧克力还是枫香胡桃糖？”

“买5分钱的巧克力和枫香胡桃糖杂拌，”我听到自己如此说。当她捡糖包装时，我的眼睛始终不能够从她身上离开。我知道5分钱只能买3块糖，但她却扔进去了5块，拿

过我的钢镚，什么也没说。她和我站得很近，她的脸正对着我。我正想谢她，那位戴长耳环的姑娘叫她：“玛丽。”她便转过身去。

那是她的名字——玛丽！我晕乎乎地进了电影院，几小时后我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叫着玛丽的名字离开了那儿。

那个周五的拳击训练中，我仍然痴迷地想着玛丽，以致于没有避开托米·沃尔格雷——拳击队的凶神恶煞——打来的拳头，我的鼻子受了伤，淌着鼻血。他为自己的胜利而得意忘形，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了一张穿白衣的女孩的照片。

“她叫玛乔里，”他说。“我上个星期碰到她，她给了我这张相片。”

我被弄糊涂了。“你一碰到她，她就给了你她的照片？”

“当然啦，”托米满不在乎地说。“明天我与她有个约会，把我的照片给她。”

我想说点什么以挽回面子，于是说：“我的女朋友叫玛丽，长得跟琼·贝尼特一样。”

“哇，琼·贝尼特！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的血涌了上来。“我放在我的卧室里。”

托米入了迷，他说：“下星期带来看看怎么样？”

“当然可以，”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我飘飘然于自己的胜利，直到上床，才想起我得找一张看起来象琼·贝尼特的人的照片。我想着这个替身的人选。我们家里的姑娘照片都是我母亲以及她的姐妹们的，她们中没有一人与琼·贝尼特有丝毫相似之处。随后我想起那家零售店有一些电影明星们的照片。如果我能找到那么一位既不太出名长得又有些象贝尼特的女演员的照片的话，就可以把

050310

它拿给托米看，并好好吹吹牛。但看了陈列在那里的照片后，我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根本没有这样的照片。怀着沉重的心情，我转向糖果柜，玛丽正站在那里，微笑着。

“你好，”她说。

一霎间我几乎想对她说：“能给我你的相片吗？”但我没有说。我只买了5分钱的巧克力。我想我得鼓起勇气请玛丽在某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和我见面。但如何开口？

那天下午看的一场电影中帕特·奥布赖恩对一个合唱队的姑娘说：“看完电影后见我。”她真的这样做了，爱情也便开了花。这句话在我脑中翻腾，我决定就这样对玛丽说。她会同意的。那时我就可以告诉她她长得多么象琼·贝尼特，再向她要相片。

电影一演完，我就径直向糖果柜走去。戴耳环的黑发姑娘在那里，却不见玛丽的踪影。我问道：“玛丽在吗？”

“她回家了，”黑发姑娘说。然后她看着我问：“你喜欢她，是不是？”

跟托米说我有一个叫玛丽的女朋友是一码事，但由一个姑娘说出“你喜欢她”的话来却是另一码事。所有的想象奥布赖恩那样自信地行动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我感到血液涌上了我的脸颊。

“嗨，”那姑娘大笑着说，“你脸红了。”

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我转身跑出了店门。

星期一我愁眉不展地去了学校。托米不在学校。他得了风疹，要休学两周。这使我轻松了些。但黑发姑娘的问话以及我的脸红在我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当时就明白我

再也不敢去找玛丽了。

当托米返校要看玛丽的相片时，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吹了。“我和玛乔里也吹了”，他说。此后我们两人都再未提起我们的女朋友。

几个月之后，我确实又见了一次玛丽。一天晚上，我由市中心乘地铁回家。路过一个站台时，门一开，玛丽走了进来。她笑着走到了我身边。

“你好，”她说，“你出门了吗？”

我开始说话，火车的轰鸣声很大，我不得不附身贴近玛丽的耳朵。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这香味真好闻。电影里的对白我一句也没能想起来。我们静静地站着，直到我到站了。门开时我们顿时无语。

“你还去那家影院吗？”玛丽问。

“不，不再去了。”

“我也不在那儿干了，”她说。

我的心狂跳起来，如果我能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便能再见到她！我问道：“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她就在我身边，她的脸转向我的脸。但就在这时，门徐徐关上，机车启动了，我一下子跳下了车，没能听到她的回答。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玛丽。

一天夜晚，当电视上放着那些老电影时，我想着玛丽，我的糖果柜女神。那时我太年轻太无经验，其实我是多么的爱她，我竟没有告诉她！我起身关了电视，对自己说，“当初要是吻吻她就好了……”

我在楼上见到了我的妻子，我对她说：“喂，看完电视后你在干什么呢？”这话听起来就象帕特·奥布赖恩的口吻，我却一点都没脸红。

(白 露 编译)

六十年前的情书

阿诺尔德·芬纳

几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到街上踩到了一只皮夹。里边没有证明文件，只有3个美元，以及一封看来年头很长的皱巴巴的信。

残破的信封上唯一看得清的是回信地址。我打开信，发现它写于1924年——几乎是60年之前。我仔细地读了读信，希望找到有关皮夹主人的某些线索。

这是封情书。写信人的书法很优美，她告诉收信人——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她的母亲禁止她再见他。但是，她将永远爱他。签名是汉娜。

这是一封美丽的信件。但除了迈克尔这个名字之外，没有办法确定其主人。我想，或许电话接线员可以找到信封上地址的电话号码。

“接线员，我有一个不寻常的要求。我想寻找我捡到的一个钱包的主人。你是否可以告诉我钱包里一封信上的地址的电话号码？”

接线员找来了她的监察人，她说这个地址是有个电话号码，但她不能告诉我。不过，她会打电话去解释这一情况，如果对方愿意通话，她会给我接上。我等了一会，电话上就传来了她的声音：“我找到一位妇人，她愿与你说话。”

我问那妇人是否知道一个叫汉娜的人。

“哦，当然啦！30年前我们从汉娜家买下了这幢房子。”

“那你知道她们现在住在哪儿吗？”我问。

“几年前，汉娜把她的母亲托给了养老院，或许它能帮你找到女儿的下落。”

那位妇人给了我养老院的名称。我打了电话，得知汉娜的母亲已去世，接电话的妇女给了我一个她认为汉娜也许会去的地方的地址。

我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妇女说汉娜本人现在也生活在一家养老院里。她给了电话号码。电话挂通后，对方回答：

“是的，汉娜在我们这儿。”

我询问我是否可以去看她，对方说汉娜可能已经睡下了，“但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她或许还在活动室看电视。”

院长和一个门卫在养老院门口迎我。我们上了三楼，找到了护士，她告诉我们汉娜的确还在看电视。

我们进了活动室。汉娜是一个银发满头的老人，有着温暖的微笑和友善的眼睛。我告诉她捡到皮夹的事，并把那封信拿给她看。一看到信，她就深深地吸了口气。“年轻人，”她说，“这封信是我和迈克尔的最后联系。”她旁视了一会，然后沉思着说：“我非常爱他。但我只有16岁，我母亲认为我还太小。他非常英俊，就象肖恩·康纳里那样，你知道，他是一位电影演员。”

我们两人都笑了。院长留下我们单独聊。“是的，他叫迈克尔·戈德斯坦。如果你找到了他，告诉他我仍常想念他。我从未结过婚。”她微笑着，泪水却漫上了她的双眼。

“我想没有人比得上迈克尔……”

我谢过汉娜，跟她道了再见，乘电梯到一楼。当我站在门口时，门卫问：“那老女士能帮助你吗？”

我告诉他她给了我一些线索，“至少我知道了他的姓。”我说我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寻找皮夹的失主。

谈话中间，我拿出带红穗的棕色皮夹给他看。他仔细看了看说：“嗨，我认识这个皮夹，这是戈德斯坦先生的。他常常丢失。我至少在厅里捡过三次了。”

“谁是戈德斯坦先生？”我问。

“他是住在八楼的一位老人。那是迈克尔·戈德斯坦的钱包，肯定是。他常出去散步。”

我谢了门卫，冲回院长办公室，告诉他门卫所说的情况。他陪我上了八楼，我祈祷着戈德斯坦先生尚未睡觉。

“我想他还在活动室，”护士说。“他喜欢在夜间读书……这是位可亲的老人。”

我们走进了唯一还亮着灯的房间，有位老人正在读书。院长问他是否丢了皮夹。

迈克尔·戈德斯坦抬起头来，摸了摸他的口袋说：“天，它不在了。”

“这位好心的先生捡到了一只，看看是不是你的？”

一见到它，他就放心地笑了，“是的，”他说，“就是它。一定是今天下午丢的。我给你报酬。”

“哦，不，谢谢，”我说。“但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为了找失主，我看了皮夹里的信。”

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你看了信？”

“我不仅看了信，而且知道汉娜的下落。”

他的脸色白了。“汉娜？你知道她在那里？她怎么样？

她还象以前那么漂亮吗？”

我犹豫着。

“请告诉我！”迈克尔催促。

“她很好，还象你见到她时那么漂亮。”

“能告诉我她在哪儿吗？我想明天给她打电话。”他抓着我的手说，“你知道些什么？一收到那封信，我的生活就完了。我从未结过婚，我想我永远爱她。”

“迈克尔，”我说。“跟我来。”

我们三人乘电梯到了三楼。我们走向汉娜在看电视的活动室。院长向她走去。

“汉娜，”他轻轻地说。“你认识这个人吗？”迈克尔和我等在过道里。

她扶了扶眼镜，看了一会儿，但没有说一句话。

“汉娜，这是迈克尔。迈克尔·戈德斯坦。你记得吗？”

“迈克尔？迈克尔？是你！”

他慢慢地走到她身边，她站起来，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两人在长凳上坐下来，握着手开始交谈。院长和我走了出去，我们两人都哭了。

“瞧上帝做的好事，”我充满哲学意味地说。“事情该怎样，最终就会怎样。”

三星期后，我接到了院长打来的电话，他问：“你星期天能抽空参加一个婚礼吗？”

不等我说话他就说，“迈克尔和汉娜要结婚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婚礼，养老院里的所有人都参加了庆祝。汉娜穿着灰棕色服装，看起来很漂亮。迈克尔穿着藏蓝西服，身材高大。养老院给了他们房间，如果你想看看举止

行为象少年的76岁新娘和78岁新郎的话，你就看看这一对儿吧。

一个延续了近60年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尾。

(白 露 编译)